

全译本

猎人笔记

Записки охотника

〔俄〕屠格涅夫 / 著

郑红峰 / 译

 吉林大学出版社



guomin
yuedu
jingdian

国民阅读经典

〔俄〕屠格涅夫 著 郑红峰 译

猎人笔记

◎ 吉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猎人笔记 / (俄罗斯) 屠格涅夫著; 郑红峰译. --
长春: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16.11
(国民阅读经典)
ISBN 978-7-5677-8263-1

I. ①猎… II. ①屠… ②郑…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俄罗斯—近代 IV. ①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90424号

书 名	猎人笔记
作 者	(俄罗斯)屠格涅夫
译 者	郑红峰
责任编辑	徐 佳
责任校对	赵雪君
出版发行	吉林大学出版社 长春市明德路501号 (130021) 0431-89580026/28/29 http://www.jlup.com.cn E-mail:jlup@mail.jlu.edu.cn
印 刷	三河市吉祥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年12月第1版 2017年1月第2次印刷
规 格	开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张 13 字数 374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677-8263-1
定 价	25.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译者序

《猎人笔记》的作者屠格涅夫,是俄国近代最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之一,对欧洲乃至全世界的文学都产生极大的影响,该书是其成名作。这位伟大的作家全名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生于1818年11月9日,卒于1883年9月3日,是俄国现实主义小说家、诗人和剧作家。

1818年,屠格涅夫出生于世袭贵族之家,父亲是一个骑兵团团长;母亲却是独断专横的农奴主,拥有五千多个农奴,经常打骂自己的孩子,他亲身体验了由他母亲主持的农奴主教育方式的野蛮,同时也目睹了农奴主摧残农奴的种种暴行,因而屠格涅夫从幼年时就产生了对农奴制的反感。这种反感后来形成了他精神世界中的人道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因素,使他在17世纪40年代中后期到50年代初期跟革命民主派的批评家们站在了一起。就是这样一个富有的地主之家深深影响了屠格涅夫,他的父母非常关心儿子的教育,聘请了最好的老师培养他,使他在十五岁时就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俄国最好的大学莫斯科大学,并于三年后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大学的学业。后来他又到德国留学深造。在欧洲学习期间,屠格涅夫见到了更加现代化的社会制度,形成了他的西欧派观点,主张俄国学习西方,废除包括农奴制在内的封建制度,也主张对俄国社会实行渐进的改革,不赞成以革命的方式解决俄国的社会问题。

《猎人笔记》出版于1852年,这部作品使他进入俄国杰出作家的行列。作品中鲜明的人道主义和民主主义倾向引起了沙皇当局的极大关注,并借故把他拘留,后又流放近两年。

《猎人笔记》作为一部随笔性的纪实文学作品,通过一个猎人行猎

路途上的见闻,真实记录了沙皇专制统治下农奴主和农奴的生存状态。全书包括二十五个短篇故事,描写了乡村山川风貌、生活习俗,刻画农民形象的同时,深刻揭露了地主表面上文明仁慈,实际上丑恶残暴的本性,充满了对备受欺凌的劳动人民的同情,写出了他们的聪明智慧和良好品德。所写的众多人物,主要可分为截然对立的两大类:一类是作者“从以前没有任何人这样接近过的”视角去描写的农民形象,比如《霍尔曼和卡里雷奇》中的两位主人公,《美丽的梅恰河畔的卡奇扬》中被人们认为是疯子的农奴哲学家卡奇扬,《酒店》中的歌手雅科夫和在场的那些如痴如醉的听众等;另一类则是作者怀着憎恶之情加以刻画的地主形象,比如《耶尔莫莱和磨坊主妇》中,地位显赫的兹维尔柯夫伙同他那个俗不可耐的臭婆娘,《彼得·彼得洛维奇·卡拉塔耶夫》中那对刁蛮凶狠的姊妹地主婆。通过对两类人物的不同态度和评价清楚显示了作者的人道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思想倾向。

作品中对大自然富有诗意的描写和叙述中的抒情笔调,增添了它的艺术魅力,其中关于森林、沼泽和天气的描写,使人对于俄罗斯的田野有一种亲切感,作品所展示的美丽自然风光,是烘托主题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

在屠格涅夫四十余年的笔耕生涯中,除了创作如《猎人笔记》这样的长篇小说,还创作了大量的中短篇小说、特写、戏剧、诗歌及散文等各类体裁的作品。同时,他还发表了许多文学评论、回忆录、文学书简等,他的作品极大地丰富了世界文学的宝库,如今已成为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

译者

2016年10月

目 录

CONTENTS

- 译者序 / 1
- 霍尔曼和卡里雷奇 / 1
- 耶尔莫莱和磨坊主妇 / 15
- 草莓泉 / 28
- 县城里的医生 / 38
- 我的邻居拉吉洛夫 / 50
- 独院地主奥夫谢科夫 / 59
- 里戈甫村 / 79
- 白氏草场 / 92
- 美丽的梅恰河畔的卡奇扬 / 113
- 庄 园 / 133
- 账 房 / 149
- 孤 狼 / 168
- 两个地主 / 178
- 列别江集市 / 188
- 塔吉雅娜·鲍里索芙娜和她的侄儿 / 202
- 死 亡 / 217
- 酒 店 / 232
- 彼得·彼得洛维奇·卡拉塔耶夫 / 252

约 会 / 271

希格罗县的哈姆莱特 / 282

潘捷列伊·切尔托普哈诺夫与吉洪·伊凡内奇·

聂道比斯金 / 308

切尔托普哈诺夫的末路 / 329

骷 髅 / 367

车轮声响 / 382

森林和草原 / 398

霍尔曼和卡里雷奇

对奥加尔省与卡鲁伽省两地居民来说,无论长相或神态,不管是何人,只要去过泊尔霍夫县和兹拉德县,都一定会因为很明显的差异而吃惊。奥加尔省的农民个子很矮,腰背弯得像一张弓,一直以来显得都很不高兴,眼睛里充满了忧郁。他们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户不挡雨,还要服沉重的劳役。而卡鲁伽省的代役租农夫身材高大,面色红润,眼神自信。他们都做些关于奶油和松焦油的生意,平时穿得都很整洁,他们在节日里兴高采烈地穿上长筒靴,住在高大舒适的由松木做成的房屋里,生活幸福。

除了居民特征的差异外,在居住环境方面也有着显著的差异。奥加尔省的农村周围都是耕地或是纵横交错的现已变成臭水沟和烂泥塘的沟壑,除了偶尔有几株可以任人砍伐的爆柳和两三株很细根本不会长大成材的白桦树外,在周围一俄里^①的面积之内连一株小树也不会看到的。他们的房屋挨得很是稠密,屋顶上盖着早已腐烂泛黑的麦秸……这一切都显示着这里的破败。而在卡鲁伽省则是另外一种风景,一切都是如此的生机勃勃,村子周围环绕着枝叶繁茂的树木,远处看去村庄在树木的掩映下若隐若现。走进村庄,你会发现这里的房舍建设得井然有序,屋顶覆盖着木板,大门都加闩上锁,栅栏篱笆排列得很是整齐,过往的猪狗想随意进出游荡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对于放猪的人而言,在卡鲁伽省也就更放心。在奥加尔省,五六年都用不了,那些可怜的仅存的一些瘦弱的树林和灌木丛也会消失得无处可寻,就连沼

^① 1 俄里相当于 1.067 公里。

泽地也会有如此结果；在卡鲁伽省，茂密繁盛的防护林，一直延伸了好几百俄里，沼泽地也延伸出有数十俄里，就连濒临灭绝的黑琴鸟、比较温柔的沙锥鸟也在这里生活繁殖后代，连走路时都常会惊动了繁忙劳动着的山鹑，扑棱棱地全飞了起来，把猎人和猎犬都喜欢得不得了。

有那么一天，我到兹拉德县去打猎，在一片荒芜的田地里，意外遇到了一位热爱打猎甚至成癖的卡鲁伽省的小地主，名字叫作波鲁迪金。他在打猎方面可算技术精湛，对待别人的态度也很友好和善。可令人遗憾的是：他以前向省里所有的有钱人家的小姐求过婚，不仅被人家拒绝，而且还被禁止再次登门，这让他非常难过。他怀着沉痛的心情，向他所有的亲朋好友诉说自己的苦闷，可是还会把自己园子里的果子摘下来送给那些把他赶出家门的姑娘们的父母。他总是一遍又一遍地重复一个他自己认为很搞笑的但是从没有逗笑过别人的笑话。他对阿基姆·纳希莫夫的作品《宾娜》那可真是推崇得很啊！他给自己的一条狗起名叫“天文学家”，不知道他为什么给它起这样一个名字。他说话结结巴巴的还带有乡音，很惹人发笑。在家里使用法国式的做饭方法，据他家的厨师说，法式烹饪方法的秘诀是把每种食品的原来的味儿都彻底改变。这名高明的厨师做出的肉有鱼腥味儿，而做的鱼则带有蘑菇味儿，最让人称奇的是通心粉——全是火药的味道，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做出这些奇怪的食品来的。然而，除了这些微小的不足之外，波鲁迪金先生确实称得上是本地的翘楚了。

我和波鲁迪金认识才只有一天的时间，他就盛情邀请我到他家去住宿。

“这里离我家有五六俄里的样子，”他说，“徒步走太远了，我们还是先到霍尔曼家去休息休息吧。”

“霍尔曼是谁呀？”我问。

“我的一个雇农……他家离这儿不是很远。”他幽幽地答道。

我们就一路聊着向霍尔曼家走去。霍尔曼的家独自建设在林中的一片收拾得非常平整的空地上。院子由好几栋松木的房舍组成一圈，

由篱笆围起来。一根细柱子搭建的凉棚坐落在正屋的前面。我们两人直接走进院子里去了，一个个子很高、模样漂亮的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出来迎接我们。

“啊，菲加！霍尔曼在家吗？”波鲁迪金先生高声地问他。

“他进城去了，没有在家，”小伙子露出一排雪白的牙齿，笑眯眯地回答道。接着又问道：“需要我来准备马车吗，先生？”

“是的，小伙子，要一辆马车。再给我弄些克瓦斯^①过来。”

我们走进干干净净的甚至没有挂此地常见的苏兹达尔木版画^②的由圆木垒成墙的屋子里。一尊带有银质衣饰的巨大圣像摆放在屋角处，圣像的面前点着一盏神灯。屋里摆放着一张菩提木的桌子，明亮如镜。无论是在圆木中间还是窗框上，都没有普鲁士甲虫，也没有藏着狡猾的蟑螂。那个小伙子很快就回来了，热情地招待我们，他端来了一杯非常好喝的克瓦斯和一个盛着一大块白面包和十几条腌黄瓜的小木盆。他把这些食品在桌子上摆好，自己就靠着门框站着，常常歪过头来微笑着看看我们。我们很开心地吃着这些佳肴。这时，一辆马车来到台阶前。走出屋一看，车夫是个有着一头漂亮鬃发的男孩子，看模样只有十四五岁，正在卖力地勒着一匹很是强壮的花斑马。五六个高大健壮的小伙子围站在马车边上，都和菲加长得一模一样。“都是霍尔曼的儿子！”波鲁迪金说道，“都是小霍尔曼。”陪着我们走到台阶上的菲加接过话来：“就这还没有来全呢，波塔普到树林子里去了，西多尔跟老霍尔曼进城去了……小心点儿，瓦夏，”他把身子转过来对那个赶车的孩子嘱咐说，“你要把车赶得舒适快捷，车上坐的可是老爷。如果路上有坎坷的沟坎，孩子，别走得太快，否则，咱们不怕把车子颠坏了，你要是把老爷的肚子颠疼了那可不得了！”听到菲加的俏皮话，其他几个小霍尔曼都笑得嘻嘻哈哈的。波鲁迪金先生精神十足地喊道：“把‘天文学家’也放到车上！”菲加把摇头摆尾的狗放进马车里。

① 一种自制的清凉饮料。

② 苏兹达尔为知名的木版画产地，一般的农户都会在家中贴这种画片。

这时，瓦夏轻抖了一下缰绳，我们的马车便像小船划过水面一样平稳地向前驶去。走了一段路，波鲁迪金先生猛然指着一所低矮的房子，自豪地对我说：“那是我的办公室，怎么样，去看看吧？”“听你的吩咐好了”。他一面下车，一面说：“虽然现在我已经不在这儿办公了，不过还是值得一看的。”这幢小房有两个房间，现在都空空如也。看房子的是个独眼的老头，听见响声正从后院急急忙忙地跑过来。“你好，米尼奇”波鲁迪金对他说，“给我们端点水过来吧！”独眼老头应了一声转身进屋，不大一会的工夫就拿来了一瓶装得满满的水和两个擦洗得干净的玻璃杯子。“请品尝一下吧，”波鲁迪金对我说，“这是我们这儿的泉水，特别好喝。”我们两人各喝了一杯，清冽的泉水顿时就把一路的疲惫扫了个干净，我们交口称赞泉水的好并对独眼老头表示感谢，独眼老头向我们深深鞠了一躬表示还礼。“好，我们现在应该能够出发了。”我这位新认识的朋友说，“我在这儿做了一笔比较赚钱的交易，卖给阿里卢耶夫四俄亩的树林，开的价钱很好。”我们重又上了马车，一路上赞赏着山里迷人的风景，谈论着美好的生活，半小时后，来到了波鲁迪金的宅院。

“请问”吃晚饭的时候我问波鲁迪金，“您那个霍尔曼为什么不和其他雇农住在一起，反要自己一个人住啊？”

“因为他非常能干人也长得精明。大约在二十五年前，他家的住房在一场大火中被烧光了，他走投无路来恳求我的父亲：‘尼库拉·库茨米契老爷，请您开恩，你让我搬到你家树林边上的沼泽地上住吧！我可以给你交代役租，租金可以高一些。’‘你为什么要搬到那个地方住啊？’‘我愿意去那里住啊。但是，尼库拉·库茨米契老爷，您不要再给我派别的活干了，租金的事情你随便要好。’‘那就交给我五十卢布吧每年！’‘好，就这样决定了。’‘你是不能够欠我的租金的！’‘放心吧，绝不会！’就这样，他去沼泽上一住到现在，从那个时候开始，霍尔曼就成了他的绰号。”

“这么说，他发财了？”我一边吃着晚餐一边漫不经心地问道。

“发财了。现在他向我交一百卢布的租金，我还要问他要更多呢！”

我已经好几次对他说：‘你干吗不赎身呀，霍尔曼，喂，你赎身不挺好！’可是这个老滑头却推说自己没有赎身的钱……哼！他在耍滑头！”

翌日，天气不错，我们一起喝过早茶后，就马上出发去打猎。从村子穿过的时候，波鲁迪金让马车夫把车停在一幢低矮的房子前，冲院内大声喊道：“卡里雷奇！”“马上就来，老爷，马上就来，”院子里马上有人热切地回应着，“我系好树皮鞋就来。”我们的马车开始慢慢向前行进，刚走到村头，一个四十来岁的人就追了上来。他高高瘦瘦的，向后仰着一颗小脑袋瓜，这就是卡里雷奇。他那张晒黑的脸上有着几颗麻子，人看上去倒很和善，很是让我喜欢。卡里雷奇（后来我才知道）每天都和主人一起去打猎，帮主人背猎袋，有时还背猎枪，探寻何处有飞禽，甚至还得弄水、采草莓、支帐篷、找马车等。若是没有他，波鲁迪金先生真的会寸步难行。卡里雷奇性格活泼，脾气和顺，是个乐天派，总是不停地哼着小曲儿。他的眼睛不断四处张望，说话带点鼻音，微笑时总是眯起水蓝色的眼睛，经常抚弄他那稀疏的山羊胡子。他走路不快，步幅却很大，拄着一根细长的棍子做拐杖。这一天我们交谈了好几次，服侍我的时候他丝毫没有奴仆的卑躬屈膝，伺候主人就像是在照顾小孩子一样。

中午时分烈日炎炎，酷热逼迫我们找个阴凉的地方避一避，卡里雷奇便领我们来到密林深处，那儿有他们的一个养蜂场。他将我们引进一间四壁挂满了芬芳的干草的小屋，他安顿我们在新鲜的干草上休息，自己把一个小网眼的袋状东西戴在头上，拿起刀子、罐子和一块燃烧的木片，到蜂房去为我们割蜜。我们喝着搅拌了蜂蜜的湿润透明、芳香甜美的泉水，便在蜜蜂单调的嗡嗡声和树叶沙沙的低语中进入了梦乡……一阵微风唤醒了我，睁开眼睛看到卡里雷奇坐在门槛上，门半开着，他正专心致志地用小刀又雕又挖，好像在忙着做一柄木头勺子。他一脸的阳光灿烂，我静静地注意了好长时间。这时波鲁迪金先生也睡醒了，但是我们并没有马上起身，仍留恋着这样的美好。我们都知道长时间的步行劳累加上甜美安静的熟睡之后，静静地躺在干草上，是多么

舒服的一件事：全身都松散了，只有懒洋洋的舒适，热气轻柔地扑面而来，那种甜蜜的倦怠之意叫人不愿睁眼。但我们还是慵懒地爬了起来，出去呼吸点清新空气，悠闲漫步直到天边映出红霞。

晚饭时我谈起了霍尔曼和卡里雷奇。“卡里雷奇是个善良的农夫，”波鲁迪金先生对我说道，“他很勤快并乐于助人，但由于我打猎总是找他做伴，他也就不能踏实地干农活了。他被我拖住了，每天都要陪我出去，您想想，哪儿还有时间去干活。”我点点头，闲聊了一会儿我就睡觉了。

第二天一早，波鲁迪金先生就进城和邻居比秋科夫打官司去了。比秋科夫强行耕种他的田地，而且还在地里鞭打了他的一个女雇农。他不在，我只好自个儿出去打猎，太阳落下山的时候，我顺路拐到了霍尔曼家。在他家门口，我遇到一个秃顶的老头儿，此人肩宽背阔，体格健壮——这个老头儿正是霍尔曼。强烈的好奇心让我将霍尔曼认真地端详了一番。他酷似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①：高高的额头，满是疙瘩，小眼睛，翘鼻子，还有点儿翻鼻孔。我们一起走进了房间。招待我的还是前天见到的那个菲加，他送来了牛奶和黑面包。霍尔曼坐在一条长凳上，一边抚弄着他那弯弯曲曲的长胡子，一边同我聊了起来。他仿佛自视很高，说起话来悠然自得，动作也很稳健，有时还会从长长的胡髭下面露出些许笑容。

我们聊种地，聊谷物收成，也聊了乡下过日子的一些事儿……他仿佛认同我的所有话，我说什么他都点头称是，从不表示异议。只是后来我自己倒觉得过意不去了，因为我有些话说得实在不是很得体，我们的谈话似乎也出现了不和谐的调子。霍尔曼有时说话很令人费解，可能是因为他太过拘谨了吧。下面我举一段对话做例子：

“我不明白，霍尔曼，”我问他，“你干吗不愿意赎身呢？”

“我干吗要赎身？现在我和东家相处融洽，我也能如数交租……而

^① 公元前469至前399年间在世的著名古希腊哲学家。

且我的东家是个好人。”

“可是能成为一个自由人该多好啊！”我说道。

霍尔曼斜看了我一眼。

“当然很好。”他说道。

“那你说说，你干吗不想赎身呢？”

霍尔曼不以为然地摇了摇头。

“可是老爷，你说我拿什么来赎身呢？”

“嘿，得了吧，你这个老头儿……”

“霍尔曼要是自由了，”他似乎是在自言自语，“那些嘴上没毛的家伙就该都来欺压霍尔曼喽。”

“那你干脆也把胡子剃光得了。”

“胡子算不得什么，胡子是草，想割就可以割。”

“那你干吗不割掉呀？”

“啊，霍尔曼也许还要经商呢，商人的日子会舒坦一些，而且还能留胡子。”

“你不是已经在那儿做生意了吗？”我又问他。

“那不过是些奶油和焦油的小买卖罢了。怎么样，老爷，现在要不要套车？”

我心想：“真是个精明的老头，说话如此小心。”

但我却只是顺口答道：“不必了，我不要车。明天我打算在你家周围溜达溜达，如果方便的话，我今夜想借住到你的干草房里去。”

“非常欢迎。可是让您在干草房里过夜，我会过意不去的啊，那里肯定会不舒服的，我还是吩咐老婆子给您准备上床单和枕头吧。喂，老婆子！”他一边站起来，一边大喊道，“老婆子，这儿来！菲加，你和她们一块。老婆子都是些蠢货，你要告诉她们要干些什么。”

大约一刻钟之后，菲加提着灯把我送到了干草房里。我躺在馨香扑鼻的干草上，有一种温馨舒适的高兴感，整个人都沉醉在干草的香气里，狗蜷缩在我的脚旁。菲加向我道了声晚安，就关上门离开了。我躺

了很久，却一直都睡不着。这时，一头母牛走到了门口，猛然呼哧呼哧喘了两口气，相当的粗鲁，仿佛并没有意识到它那愚蠢的行为已经打扰到了客人的清梦，此时狗恶狠狠地冲着母牛狂吠起来。一头猪也从门口经过，还不断地哼哧着。附近有匹马嚼着干草，不时打着响鼻，周围的一切都变得令人烦躁……这又一个不让人好好休息的夜晚！我无奈地翻来覆去，却始终无法平静下来轻松地入眠，或许说，现在的我真是烦透了。您一定可以体会到这种想入眠的急切心情和那失眠的无奈。……最后我终于睡着了。

天亮了，菲加把我唤醒。我特别喜欢这个快乐活泼的小伙子，他总能给人带来轻松。据我观察，老霍尔曼也很喜欢这个儿子。这一老一少还经常在一起说笑逗趣。这时老头儿出来招呼我。可能是在他家待过一段时间的缘故吧，今天霍尔曼对我比昨天热情得多。

“已经为您准备好了茶，”他笑着对我说，“一起喝茶去吧。”

我们坐下后，霍尔曼的一个儿媳妇，一个体格强壮的年轻女人，又端来了一罐牛奶。他的儿子们，一个接一个地也走进了屋。

“你真福气，儿孙满堂啊！”

“是啊，”他嚼着一小块糖，开心地说道，“他们对我 and 老婆子都很好，没什么好抱怨的。”

“他们都和你住在一起吗？”

“都住在一起。他们也都愿意一起住。”

“都结婚了吗？”

“只有这个调皮鬼还没成亲，”他指着菲加说，这个小伙子又习惯性地靠在了门框上，“还有瓦夏^①，他还小，过几年再说吧。”

“我干吗要结婚？”菲加反驳他，“我现在这样不是挺好的吗，娶老婆干啥？找来斗嘴啊？”

“哼，说得倒好听，鬼东西……我知道你的鬼主意！戴个银戒指到

^① 瓦夏为瓦西里的昵称。

处逍遥，拈花惹草……成天跟些丫头一起胡闹，‘好了，不要脸的讨厌鬼！’”老头子学着丫头们的腔调说，“就你那些鬼主意，只顾自个儿寻开心！”

“娶老婆到底有什么好的？”

“老婆是个壮劳力，”霍尔曼严肃地说，“老婆会侍候男人，能干活，听从使唤。”

“可我要个壮劳力干吗？”

“你不就是只顾自己图清闲吗？我早就明白你的鬼主意。”

“好，要你这么说，你就给我讨个老婆吧。噢，怎么啦？这回该没话说了吧，说话呀！”

“唉，算了，算了，你这个调皮鬼，也不怕吵得老爷心烦。放心，我会给你讨个老婆的……唉，老爷，您可别见怪，这孩子还小，不明事理规矩。”

菲加却毫不在乎地直摇头……

“霍尔曼在家吗？”一个熟悉的声音从门外传来，话音未落，卡里雷奇已走进屋来。他手捧野草莓，是专门采来送给自己的铁哥们霍尔曼的。老头子亲热地欢迎他。我很惊奇地望着他，想不到一个庄稼汉竟也会这样“温柔多情”。

这一天我们大概比平时晚三四个钟头才出去打猎。此后三天我一直住在霍尔曼家里。两位新相识让我很高兴。他们无拘无束地和我谈天说地，我也饶有兴味地听着他们讲话。我发现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共同之处：霍尔曼善于思考，做事认真务实，擅长经营管理，是个纯理性主义者；而卡里雷奇则相反，他是个理想家，一个浪漫主义者，对一切都有着满腔的热情，而且还是个好幻想的人。霍尔曼干事讲究实效，因此他建房起屋，积攒钱财，并同主人和其他权势者和睦相处；卡里雷奇则不然，穿树皮鞋，生活仅能勉强糊口。霍尔曼子孙满堂，一大家子人和和气气，幸福美满。卡里雷奇曾经娶妻成家，但却是妻管严，无儿无女，结果成了孤家寡人。霍尔曼摸透了主人波鲁迪金的秉性和为人，相处轻

松愉快；而卡里雷奇对自己的主人肃然起敬，言听计从。霍尔曼很喜欢卡里雷奇，时时都想着庇护他；卡里雷奇也喜欢霍尔曼，对他很是敬重。霍尔曼不善言谈，做事总是很相信自己，胸有成竹；卡里雷奇虽然健谈，却能伶牙俐齿地说些奉承话……但卡里雷奇也有很多特长，就连霍尔曼也对他心悦诚服。比如，他能念咒来止血，治好惊风和狂犬病，还能打掉蛔虫。他也善于养蜂，有着一双无所不能的手。因此，当霍尔曼请卡里雷奇帮忙把新买的一匹马牵进马房时，卡里雷奇就真心诚意地完成好朋友的要求以解除他的疑心。卡里雷奇喜爱亲近自然，霍尔曼则更接近人和社会。卡里雷奇不善思考，纯朴自然；霍尔曼则目光远大，甚至以玩世不恭的态度来对待生活，他久经人世，见多识广，我从他那里学到了很多。例如，从他的述说中了解到，每年夏天，开镰割草之前，各个村子都必定会来一种式样别致的小四轮马车，这是专程来卖大镰刀的。如果付现买，价格是一个卢布二十五戈比到一个半卢布；如果赊账，就要三个卢布纸币或一个银卢布。当然，庄稼人买镰刀都是赊账，但两三个星期后便须付账。因为燕麦一收割，庄稼人便会有钱了。他们和卖镰刀的一起到附近的酒店把账结算明白。但有些地主想乘机捞上一笔，就用现金把镰刀都买下，然后再赊给庄稼人，这样来赚取差价。庄稼人并不买这个账，因为赊地主的镰刀很没意思，他们没法用指头弹着镰刀听声音了，也不能把镰刀拿在手中翻来覆去细细观看，也无法再同狡猾的镰刀贩子砍价了，“喂，怎么样，老兄，这次的货可不怎么样啊，再便宜点吧？”在买镰刀时，他们也是玩同样的把戏，但不同的是女人们也会掺和进来，有时镰刀贩子被惹火了，就会动手打她们。这下就糟了——捅了马蜂窝，老娘儿们可不干了，小商贩只好压价钱。但老娘儿们有时候也会吃大亏。那是在做另一宗买卖时发生的事：某造纸厂采购原料的事委托给了一些破布贩子来干，在某些县里，这类人有个绰号叫作“鹰”。这些“鹰”拿到两三百卢布后，便出门到处寻找猎物。但是，这些人和那种捕猎高超的鸟可是迥然不同的，他们不是公然大胆地去进攻和捕获，而是要一些阴谋诡计。“鹰”把他们的车子藏在